

浮华世家

下卷

山崎丰子著



浮 华 世 家
下 卷

[日]山崎丰子著

叶渭渠 唐月梅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山崎豐子
華麗なる一族 下卷

本书根据日本新潮社1974年版译出

浮 华 世 家

下 卷

〔日〕山崎丰子著

叶渭渠 唐月梅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字数 225,000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5,000册

书号：10188·433 定价：0.95元

第一章

新干线的绿色车厢里开放了冷气，绵贯千太郎打了个大喷嚏，惊醒过来。周围的人都把头掉过去看了看他。他脱去外衣，只裹着一件衬衣酣睡。兴许是着凉了吧，他又打了个大喷嚏。望望窗外，列车在琵琶湖附近奔驰。

绵贯作为朝日肥皂公司后盾银行负责贷款的专务，视察了一个月前收买过来的女皇化妆品公司名古屋工厂，然后顺道去京都。此行是去会见阪神银行万俵总经理，绵贯心头翻腾着一股微妙的思绪。在阪神特殊钢公司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的第二天，绵贯便通过阪神银行驻京人员芥川，要求会见万俵总经理，想聆听万俵今后对阪神特殊钢公司采取什么对策。但对方总以工作繁忙为由，一拖再拖，迟迟未作答复。事故发生后一周过去了，这才回话说：“八月十五六日你出差关西的话，咱们就在京都鸭川酒馆的高台上，一边观赏大字篝火，一边好好地叙谈叙谈吧。”

这是绵贯盼望已久的回音。但是单独为此事出差太显眼，表面上还得佯装碰巧来视察刚收买过来的女皇化妆品公司名古屋工厂。不过，对方原来迟迟不作复，现在突然表示在东京一边观赏大字篝火一边叙谈，这使绵贯提高了动物般的警觉：在这节骨眼上，莫非对方想要什么不寻常的花招？但话又得

说回来，能在鸭川的酒馆高台上，由舞妓伺候着观赏大字篝火，绵贯也就满心喜悦了。

绵贯看了看手表，快到达东京了。

河畔酒馆的高级房间面临鸭川。在它伸出的高台上，挤满了边观赏大字篝火边摆下酒席的人。在灯笼亮光的映照下，只见舞妓和艺妓急匆匆地进进出出。

在靠近三条大街的“京清水”酒馆的高台上，万俵大介和芥川迎来了绵贯千太郎，并让舞妓和艺妓在他左右侍候。舞妓按艺妓的吩咐，个个心领神会，把绵贯作为主客。

“老爷，欢迎您。谢谢您光临……”

“我也来给您斟一杯。谢谢……”

舞妓轮流用天真的动作给他斟酒。六个舞妓和艺妓排成一列。绵贯望着她们的脸，笑容满面地说：“这个欣赏大字篝火的场面，真是豪华壮观啊！”

芥川立即接话：“您过奖了，实在不敢当。假托观赏大字篝火，把您请来，真是过意不去……”

“总是有劳绵贯兄的大驾，实在对不起。首先让我来敬你一杯……”万俵说着敬上一杯。

绵贯接过酒杯说：“哪里哪里，赶巧我要去视察女皇化妆品公司名古屋工厂，顺道多走几步，就到京都来了。”

“那么，视察结果怎么样？女皇化妆品公司方面……”万俵说。

绵贯收买该厂的时候，一半资金是由万俵贷给的。所以绵贯连忙答道：“企业合并，最令人担心的是人和问题。看来

好歹还算相处得不错。朝日肥皂公司向来只生产洗涤剂，如今打入了化妆品的领域，这也是多亏万俵总经理的帮忙啊。朝日肥皂公司筒井经理也很高兴。我一定要多卖力气，使它更加兴旺发达。”

芥川随声附和说：“有绵贯专务支持，那就更有气势罗。女皇化妆品这个名字很优雅，可以大大宣传这个上好的招牌嘛。”

一位最年轻的舞妓绽开蓓蕾般的抹有口红的樱桃小嘴说：“这次当上女皇化妆品模特儿的先生长得真漂亮！”

另一个五官端正的舞妓说：“是嘛，比起那些少爷般的文雅男子，我更喜欢魁伟的模特儿。对吧，姐姐。”她象是要征求艺妓的同意。

拖着下摆的艺妓却说：“瞧你们，人家谈买卖的事，你们就别评头品足啦。请您原谅。”她笑眯眯地给绵贯满上一杯酒。

“没关系，没关系。我看与其评头品足，倒不如给我们大力宣传女皇化妆品……”

“那我就去向我哥哥推荐，他正在打听什么乌发剂好呢。”方才那个艺妓动了动头簪说。

“你哥哥就是那个秃头吗？”

绵贯同舞妓和艺妓开了一个无谓的玩笑，把话题岔开了。他敬过酒，看准火候，倏地把脸转向万俵，劈头提出阪神特殊钢公司的事来：“总经理，上次事故那么严重，对今后的经营会有多大影响呢？”

万俵把视线移向还没燃火的黑魃魃的大文字山，说道：“实际情况比当初想象的要坏得多。说实在的，本行也很不好

办啊。”

“不至于吧……别吓唬人啦。对吧，芥川？”

“不，据负责贷款的涩野常务说，实际上给贵行带来的麻烦比敝行多得多……”芥川含糊其词，不再说什么。

“那么，今天把我请来，就为这件事？”绵贯冲着万俵说。

“这件事嘛，在这里谈不方便，咱俩单独谈吧。”万俵先站起来，从高台走进房间。

房里开了冷气。为了观赏大字篝火，特地关闭电灯，点上蜡烛。万俵和绵贯面对面坐定，女侍给他们端上酒杯和酒瓶后，退了下去。

“万俵总经理，您要两人单独谈，谈什么呢？”

万俵的表情毫无变化。绵贯的大红脸显得特别紧张。

“我想冒昧打听一件事，就是在阪神特殊钢公司发生事故的第二天早晨，大同银行召开了干部紧急会议，这有什么意图？请你直言。”

“直说了吧，干部会议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三云总经理和同样是日银下凡派的负责国际业务的白河专务为代表，他们认为那次爆炸是偶发事故，即便对公司经营业务有多少影响，也没有必要改变向来的贷款方针。第二种意见是以我和土生土长派为代表，包括主管营业的小岛、主管人事的山之内，和主管总务、计划的角野三位常务，我们认为这次事故是由于强行突击工程所造成的；为慎重起见，这个时候应该抽回贷款。第三种意见是以相当于中间派的负责经营管理的夏目专务和负责工作效率的中原常务为代表，他们认为要静观一段时间，看看这次事故究竟给经营方面带来多大的影响，然

后再作决定。”

“恕我冒昧，这么说，在贵行的干部队伍里，日银下凡派、土生土长派、中间派这三派，也是阵线分明罗？根据你刚才所说，他们的比例是：下凡派二，中间派二，土生土长派四吧？”

“……嗯，自然地形成了这个比例。我无意中把这些无聊的事都告诉了您……”绵贯在担心后果。

“不，不，决不是无聊的事。我要单独跟你谈的，就是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呀。”万俵边喝酒边慢条斯理地说，“这么说来，绵贯兄，以你为首的土生土长派占多数，在控制着干部会议罗。只要干部会议按表决的多数行事，只要你有一招，不管三云总经理的想法如何，总可以对付阪神特殊钢公司的嘛。”

“总可以对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到这里，绵贯突然把话头中断。昏暗的灯光下，万俵的眼睛里迸射出异样的光芒，象给绵贯投了一个可怕的暗示。绵贯这才觉察出万俵大介企图抛弃由于发生严重事故而面临重重困难的阪神特殊钢公司。他心里想道：或许万俵大介早就对大同银行虎视眈眈，设法让大同银行给阪神特殊钢公司过量贷款，自己的银行则巧妙脱身，待大同银行出现不良贷款，陷入困境，然后一举把它吞掉？难道自己同万俵的私下交易，让朝日肥皂公司和阪神特殊钢公司交换贷款，这也是万俵大介的一个阴谋吗？想到这里，他也不禁浑身战栗。

“总经理，您想要的不是肥皂公司而是银行吧？”绵贯单刀直入地追问。

“这可不象玩女人，就是想要，也不是那么容易到手的啊。”

这同我想要那些艺妓可不一样呀！”万俵用眼睛指了指高台那边。透过垂帘，可以望见高台上的舞妓正围着芥川调情。

“只要万俵总理想要，就没有什么拿不到手的吧？”

“那要看老板娘张罗得怎么样罗。”万俵意味深长地说。

这时，高台上传来了沸腾的人声。

“快来呀，开始点火啦！”舞妓们扬起长袖呼喊。

当斜对面的大文字山的山腰上燃起篝火时，京城大街上的霓虹灯旋即熄灭。在黑森森的夜空下，大字篝火燃烧起来，线条非常鲜明。

“这就是说，您希望的就是那个罗？”绵贯说。

万俵点了点头。确实，熊熊燃烧着的大字正是大同银行的大字。它象征着万俵大介多年以来“以小吃大”的愿望。

“绵贯兄，从前屋宇盖得不象现在这样密集，据说大字篝火的‘大’字可以映入酒杯，交盏对饮是当年烟花柳巷海誓山盟的一种风流形式。让我们也效仿这个故事，交盏对饮吧！”

一经万俵催促，绵贯也犹豫起来。可是两人已经单独密谈，以男女关系而言，就如同共衾了，若说没发生什么关系，哪能说过得去呢。绵贯想到自己完全陷入了万俵的圈套，忽地改变了态度，说道：“那么说，我竟输在以往你对我的协助上罗？真没想到啊！”

万俵这时才满意地笑了：“绵贯兄，我早就把你的事放在心上啦。我在考虑给你安排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去处，会使你满意的。来，干一杯！”

万俵暗示：假如你倒戈支持我，就为你准备一把副总经理的金交椅。如今绵贯已下定决心，他把万俵给他斟上的那杯

酒一饮而尽。

“那么，请到高台去，同我们的芥川再干一杯。”

绵贯走到高台上，把身子探出栏杆。继大文字山之后，金阁寺山左边也开始点燃起大字篝火来，把京都的夜空烧得红彤彤的。

“啊！烧起来了，烧起来了！瞧，大字！”

绵贯异常兴奋，双手发狂地敲打着高台的栏杆，提高嗓门呼喊。

月底，阪神特殊钢公司经理部非常忙碌，下午四点钟，各公司的办事员还摩肩接踵地前来出纳窗口，要求支付票据或支票。

经理部部长安井一边注视着二十几名身穿白衬衫忙忙碌碌工作着的职员，一边盼望着承包人、戎齿轮公司经理早点离去。他一直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当然，我很了解，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故，你们的处境是困难的。不过我们是地地道道的中小企业，职工不到七十人，如今正不景气，比起阪神特殊钢公司来，我们更困难啊。可是你们竟把一百二十天兑现的票据，再延长一百五十天，这未免太残忍了吧。”

戎齿轮公司经理向安井经理部长探过身子说。在阪神特殊钢公司下面的承包公司中，戎齿轮公司属中等，经理是人如其名，挂着一张圆鼓鼓的脸，穿着一件短袖翻领衬衫，他动了动衣领，使风可以往里灌。

“实在对不起。前些日子我们让主管人去作了解释，在各

主顾中，贸易公司和承包公司都已谅解，祈望贵公司也帮帮忙，暂缓一个时期……”安井谦和地说。但他的话不置可否，让人捉摸不透。

“是吗。你是说尽管我这么恳求，这一百五十天还得耐心等待罗？既然如此，我就只好认了。不过，你们公司真的靠得住吗？”经理看了看一百五十天后支付的票据，又瞧了瞧安井经理部长的脸，惴惴不安地问道。

“你这样讲有什么根据呢？”安井责问。

经理仿佛被他的气势所压倒，赶忙回答：“不，贵公司发生事故以来，外面就风言风语，刚才……我说了些不得体的话，请你原谅。”

说罢，他慌里慌张地把票据塞进收款包，辞退了。安井望着他的背影，心想：的确，倘使不曾发生热风炉爆炸事故，无论怎样不景气，总可以把支付条件恶化的局面推迟，勉强维持下去。他很不满意万俵专务指令突击建设高炉工程，因为在不景气的情况下，支付条件一旦恶化，公司靠不住的流言蜚语就会很快传扬开去，公司的信用就会丧失殆尽，以往还可以设法依靠银行贷款继续维持，可发生爆炸事故以后，资金周转困难的事实再也掩盖不住了。

安井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向斜对面的副课长打听他一直惦记的事：“喂，有关东京精工票据的事，三菱银行还没来说过什么吗？”

“唔？他们还没来同你联系吗？我以为早就给部长回话了呢……”副课长惊讶地说。

“唔，直到现在还没来说过什么。我想不用担心，不管怎么

说，可以打个电话证实一下嘛。”

安井看了看手表，时针指着四点。他令电话总机接三菱银行神户分行。该公司每月对东京精工赊销三千万元高级特殊钢，赊款通常拿到九十日的期票。支付票据一般月初到手，月底就可以由东京精工的往来银行三菱银行神户分行贴现。该公司就是在这种前提下，考虑资金周转问题的。八月份也同样地将于月底由三菱银行神户分行贴现二千五百万元，以付清江州贸易公司的支付票据。谁知三天前三菱银行神户分行突然来说：本月的票据不能贴现了。理由是：阪神特殊钢公司的活期存款余额只剩下一千万元，加上发生了热风炉大事故，公司资金周转破绽百出的消息不胫而走。作为拥有阪神特殊钢公司五亿元融资余额的三菱银行，打算暂时静观事态的发展。阪神特殊钢公司活期存款余额只剩下一千万元，但它还有二亿元定期存款，所以它再次交涉，希望给予贴现。结果三菱银行神户分行行长勉强谅解了，然而又说改日再作最后答复。银行重视形式和程序，安井认为已经定局，可对方至今没来联系，不免使他不放心。

电话铃响了，是三菱银行的分行长打来的。

“承蒙你来电话……我正要给贵行挂电话呐。”安井提高嗓门说。

“是吗？现根据总行的指示，前些日子谈过的东京精工那二千万元的期票，只好停止贴现了。”电话里响起三菱银行神户分行行长生硬的声音。

“你说什么？那么，江州贸易公司的支付票据今天到期了，到底怎么办呢？”安井惊愕之余，放粗声音说道。

“你如今才说怎么办……你后来又没来联系，正如前几天我们通知过你的，贵公司的活期存款只剩下一千万，我们不得不暂时采取拒付的措施，退回给补贴银行富国银行大阪分行行了。”

“拒付？这样做不是太残酷了吗？前些日子你不是已经同意了吗，难道那是假的？”

经理部的人都站了起来。但是话筒里传来的声音始终没有失礼：“我们也很了解贵公司的窘境，本应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可是正如刚才跟你谈过的，总行已下了指示，只好请你……”

“太岂有此理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说呢？分行长，难道你们打算搞垮我们公司吗？”安井的心剧烈地跳动，声音尖锐起来了。

“哪儿的话，作为我来说，三天前我总想避免发生这种事态，所以一直同总行商谈到最后一分钟。而你们呢，也没来个电话，最后又说这种话，实在令人遗憾！”

“可是今天下午要清账了，你才来要求事后承认，这种作法才是无情无义呢！既然贵行不能支付清账资金，我们马上另找门路。求求你，请你不要拒付江州贸易公司的票据吧。”

“我很了解你们的心情。不过，票据交换时间已过，倘使不采取暂时拒付的措施，我行就要蒙受损失。总之，我们已办好了手续，把票据退还补贴银行了。往后的事是：请贵公司明早十点以前到富国银行大阪分行，将江州贸易公司的票据买回来。十点前能买回来，也就不会拒付了。”分行长用公事公办的口吻作了回答。

“这我晓得。不过请你设法……”安井央求地说。

这时，钱高常务从背后将话筒抢了过去。看样子是经理部的人通知他以后，他跑来在一旁听着电话里你来我往的交涉。他脸色苍白，抓住话筒说：“喂喂，我是钱高，我在电话机旁，事情的原委，大体已经听到了。能不能麻烦贵行设法不要将票据退还富国银行呢？”

“哟，这可真是，常务亲自来自来听电话，实在不敢当。我方已经向安井经理部长作过说明了，这是总行的指示，我是爱莫能助啊……”

“你已经答应的事，为什么总行又否定呢？这是不能理解的。”钱高也逐渐提高嗓门质问道。

沉默了片刻，对方用挖苦的口吻说：“既然常务这样讲，我也只好冒昧将总行和分行的心情如实告诉你。其实嘛，由我方来谈高炉设备的交换条件，未免太那个了，不过我方的确通过安井经理部长多次拜托过贵公司，希望能让我方来充当贵公司的存入指定银行或经办贵公司的外汇业务。可直到现在，贵公司不但没有任何回音，连前些时候发生了那么严重的爆炸事故，也只是派了一个年轻办事员来打个招呼，诸如事故的详细情况、今后的重建计划，压根儿就没向我们做过象样的说明。这类事情多次发生，我方就不能不认为：阪神特殊钢公司已经无意同我方银行交易。所以三天前我们便表明了我们的态度。”

“我们对这次事故的某些地方说明得不够充分，应该深表歉意。但是三天前一接到通知，安井就登门道歉，再次请求贵行继续象以往一样同我们合作，当时分行长同意了，可……”

钱高紧紧地咬住不放。

“那是安井经理误会了。我当时的确说过：最后结果要等听取总行意见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在这金融紧缩时期，对关系密切的长期往来户也难以照顾，所以总行认为，阪神特殊钢公司除了有后盾的阪神银行以外，还有大同银行作后盾，靠山牢固，只要贵公司同他们加强往来，问题就好解决嘛。”

可见以往彼此的关系就很坏，加之这次事故发生后又没充分说明，这使得三菱银行的态度强硬起来，加深了危机。

“这么说，贵行无论怎样也不能把江州贸易公司的票据收回来罗？”钱高最后叮问了一句。

“对，贵公司是否可以直接去补贴银行商量解决呢。请不要见怪……”分行长以冷冰冰的口吻一推了之，挂上电话。这样，被拒付的票据将经由票据交换所倒回到补贴银行。

钱高放下话筒，同安井面面相觑。即使马上筹划到二千五百万元资金，把被拒付的票据赎买回来，但阪神特殊钢公司一旦发生被拒付，明天上午就会在金融界传扬开去，这是明摆着的事。

“常务，怎么办呢？”安井茫然地说。钱高向他使了个眼色。安井走进贴邻的会客室，把门紧紧关上。

“事情不妙啊，得马上筹措资金，将票据赎买回来，可又不能依赖阪神银行……”钱高为难地摸着胡子。这是万俵总经理设下空贷款的圈套，令他设法向大同银行多多借款。按钱高指示、直接充当办事角色的安井也抱住了脑袋。

“还是得去大同银行罗？”

“嗯，我现在就去。”

“那么我也……”

“不，你还是不去好，免得引人注目。”

“可我坐不住啊。要说起因，是我同三菱银行商谈时没敲定下来造成的……”

“当然，你也有责任。不过，打万俵总经理提出有名无实的贷款后，我早就料到阪神特殊钢公司会变成这个样子，只不过来得太快了……总之，为了不动摇军心，你还是留下来吧。”

“明白了。万俵专务正在东京，马上向他报告吧。”安井请示钱高。

钱高犹豫片刻，说道：“也只好如此了。不过你得先把大同银行桥爪分行长叫来。”

四点三十五分，钱高来到大同银行神户分行，桥爪分行长正在分行长室里。银行职员们在落了铁门的店堂里忙碌着。

“月底这么忙，我冒昧前来打扰……”钱高慌慌张张地走进分行长室，象过意不去似地打了个招呼。

“免去客套话吧。常务亲自驾到，有什么急事？方才安井经理部长给我来过电话，我已经告诉他了。今天就请原谅吧。”桥爪分行长警惕地说。他很怕月底会有节外生枝的事发生。

“拒付票据的事是三菱银行神户分行干的……”

“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桥爪吃了一惊，刚叼上嘴的香烟差点没掉下来。

钱高向他说明原委：“实在惭愧，我们也遭到了突然袭击。我们对三菱银行的这种作法，自然有自己的看法。但事到如今，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把被拒付的票据赎买

回来，所以请求贵行无论如何开一张二千五百万元的日银支票，明天我们首先赶到富国银行大阪分行，把被拒付的票据重新赎买回来。”

桥爪分行长对钱高的一再恳求，露出了明显的厌恶神色：“这种事，你们应向作为后盾的阪神银行恳求才对嘛。”

“事故发生后，阪神银行已经给我们增加许多贷款了，这次请贵行多多通融。”

“哪有这种道理呢？我们银行是不会借钱去把别家银行拒付的票据再买回来的。再说，贵公司经营困难，以至闹到被拒付的局面，你们过去全然没跟我们谈过嘛。”

“刚才我已经说明过了，这种事态是由于我们公司和三菱银行之间缺少沟通才引起的。我们绝没有隐瞒贵行的意思。所以我登门拜访，恳请桥爪分行长发发慈悲，帮帮忙吧。”

钱高不顾廉耻，一味低头哈腰。桥爪显出一副不悦的神色，沉默不语。他心想：这是二千五百万元的大事，再买回票据的时间又十分紧迫，没有充分考虑的余地，倘使拒绝贷给，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自己作为直接负责人，难免要肩负重大的责任。不过这笔贷款本应由后盾银行照顾的，如今竟落到自己头上，心情觉得不快。自己先不作裁决，全部交由绵贯专务去处理，这不是上策吗？桥爪踌躇不决。钱高向上翻着眼珠，瞅瞅桥爪，说：“分行长，以前绵贯专务为其他贷款来我们总行道谢时，他曾对我说过：‘你如果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桥爪分行长商量，’所以才来恳求你……”

桥爪被人摸透心思，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色，说：“钱额先不谈。事关重要，得听取总行的意见。请你稍等一会儿……”